



文白对照《清凉山志》

明 镇澄 撰
今 苏知 译注



无著入金刚窟传：唐无著，永嘉董氏子，天资颖拔，雄毅不群。年十二，依本州龙泉寺猗律师披剃，诵大乘经数万偈。天宝八年，以业优得度。二十一岁，始绍师业。既精毗尼，即诣金陵牛头山忠禅师咨决心要，孜孜禅学，不废寸阴。忠谓著曰：“汝以聪明之咎，与理斯隔。若无此咎，且喜痛快。三世诸佛，于众生心外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幻翳若除，虚空本净。”著于言下，顿开法眼。自是，倦游湖海，志慕林泉。大历二年夏，抵清凉山，憩华严寺。跏趺于经楼前，禅寂三日。后夜见白光，自东北来，照无著顶，久而方隐。著但觉身心清凉，得大法喜。凌晨，思光来处，东北而行。至楼观谷口，心思圣境，礼数百拜，跏趺小寐。闻叱牛声，惊觉，见一老人，敝巾芒屨，牵牛而行，至无著前，著拜问曰：“老宿自何来？”曰：“山中丐粮来。”著曰：“家居何所？”答曰：“在此谷中。”老人曰：“子欲何往？”答曰：“欲入金刚窟，不得门

路。”老人曰：“且就吾家少息啜茶。”无著从之。北行五十步许，抵门阖，老人呼“君提”，有一童子，启扉接牛，老人延无著入。其地平正，净琉璃色，堂舍卧具，非世所有。坐次，老人问曰：“子从何来？”答曰：“南方。”曰：“将得好念珠否？”答曰：“有粗珠耳。”老人曰：“请拈出看。”无著度珠与老人，老人曰：“将你自家的来。”著曰：“是我所有。”老人曰：“若是汝有底，争从南方来。”童子捧二琉璃盏，盛满酥蜜，一奉无著，一奉老人。老人举盏问著曰：“南方有这个么？”著云：“无。”老人云：“无这个，将甚么吃茶？”著无对。老人复问曰：“彼方佛法，如何住持？”著曰：“末法比丘，少奉戒律。”又问：“多少众？”著曰：“或三百五百。”无著却问老人：“此间佛法，如何住持？”老人曰：“龙蛇混迹，凡圣交参。”又问：“多少众？”老人曰：“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无著无语。老人复问：“常事何业？”答曰：“般若熏心，不得其要。”



老人曰：“不得是要。”又问：“汝初出家，志求何事？”答曰：“欲期佛果。”老人曰：“初心即得。”复问：“汝年几何？”答：“三十一岁。”老人曰：“三十八岁，福必至矣。今于此地，徐徐而行，无自伤足，吾倦欲眠，汝请归去。”著曰：“日色将晡，乞留一宿。”老人却之曰：“汝有两伴，此是执处，故不应住。”著曰：“我本无伴，亦无恋著。”老人曰：“汝既无恋，何求住此？既有恋求，岂非伴乎？”又曰：“汝持衣否？”答曰：“受具以来，常持衣钵。”老人曰：“夫沙门无难，不得舍衣，好去。”无著拜辞曰：“今有所疑，敢问大德，浊世众生，善根轻鲜，当何所务即得解脱？”老人即说偈曰：“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”说偈已，令童子送无著出。无著问童子曰：“适来主人道，前三三与后三三，是多少数？”童子曰：“金刚背后的。”无著罔措。著揖辞，复问金刚窟所在。童子回指云：“这个是般若寺。”无著回顾，童子与寺俱失。但见山色苍苍，长林郁郁，悲怆慕恋，彷徨久之。忽睹庆云四布，上有圆光，若悬镜然。多菩萨影，隐映于中，及有藻瓶、锡杖、莲花、师子之状。著不胜悲喜，移时乃空。无著感慨，遂成一偈。偈曰：“廓周沙界圣伽蓝，满目文殊接对谈。言下不知开何印？回头只见旧山岩。”说偈已，寻路至华严寺，具述其事，厥后，立化于金刚窟前。雪窦题云：“千峰盘曲色如蓝，谁谓文殊是对谈。堪笑清凉多少众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

注释：

(1)得度：1.超脱生死而得涅槃的意思。
2.落发为沙弥。

(2)心要：心髓与精要。即指法门之至极。又谓心性上精要之法义。

(3)法眼：菩萨的眼，能清楚看见一切佛法的实相。五眼（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）之一。

(4)跏趺：结跏趺坐的简称。佛陀的坐法，即盘膝而坐。略有二种：若先以右足置于左腿上，再以左足置于右腿上，叫做降魔坐；若先以左足置于右腿上，再以右足置于左腿上者，则叫做吉祥坐。

[译文]

唐朝无著，永嘉董氏子，天资颖秀超脱，雄强刚毅不同凡响。十二岁，依本州龙泉寺猗律师披剃出家，背诵大乘经数万偈。天宝八年，以业绩优异得度为沙弥。二十一岁，开始继承师业。在精熟戒律经典后，就到金陵牛头山慧忠禅师门下，咨询解决心法精要，孜孜于禅学，不废寸阴。慧忠对无著说：“你因为过分聪明，与佛理才有了隔阂。如果没有这个毛病，就能痛痛快快进入。三世诸佛，在众生心外，没有一法可得。虚幻的眼障如果除去，虚空本来清净。”无著听了这番话，顿时开了法眼。从此以后，倦于游历湖海，一心慕想林泉。大历二年夏天，到达清凉山，住在华严寺。于经楼前跏趺而坐，禅寂三天后，夜间看见白光从东北方向来，照在无著头顶，很久才散去。无著于是感到身心清凉，得大法喜。凌晨，思念着光的来源，向东北而行，走到楼观谷口时，心里思恋圣境，礼拜数百次后，跏趺坐着打盹。听到有喝叱牛的声音，惊醒后，只见一个老人，破旧头巾麻布衣服，牵着牛走，到无著面前时，无著行礼拜问说：“老人家从什么地方来？”老人说：“到山中乞讨粮食。”无著说：“家住何处？”回答说：“就在这个山谷里。”老人说：“你要到哪里去？”无著回答说：“想到金刚窟，找不到路。”老人说：“那就先到我家里喝茶休息一下。”无著跟着老人向北走了五十来步，到了门前，老人呼叫“君提”，有一童子开门接过牛，老人请无著进门。只见地面平正，呈现净琉璃颜色，堂舍卧具，不是人世能有的。坐好后，老人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无著回答说：“南



方。”老人问：“带来好念珠了吗？”无著回答：“只有粗珠。”老人说：“请你拈出来看看。”无著把念珠递给老人，老人说：“把你自己的拿过来。”无著说：“这就是我自己的。”老人说：“如果你自己的私有，怎么会从南方来？”童子捧来二个琉璃盏，盏里盛满酥蜜，一盏给无著，一盏奉老人。老人举起茶盏问无著：“南方有这个么？”无著说：“没有。”老人说：“没这个，拿什么吃茶？”无著回答不来。老人又问：“那地方的佛法，如何住持？”无著说：“末法时代的比丘，少奉戒律。”又问：“有多少僧众？”无著说：“有时三百有时五百。”无著反问老人：“此间佛法，如何住持？”老人曰：“这里龙蛇混迹，凡圣交参。”又问：“有多少僧众？”老人说：“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无著无话。老人又问：“经常干的事是什么？”无著答：“般若熏陶心性，得不到它的要领。”老人曰：“得不到就是要领”又问：“你最初出家，希望达到什么目的？”无著回答：“盼望证得佛果。”老人说：“初心就能得到。”又问：“你多大年龄了？”答：“三十一岁。”老人说：“三十八岁时，福必然到。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慢慢地走，不要碰伤脚。我困了想睡，你请回吧。”无著说：“天色晚了，请留我住一夜。”老人推辞他说：“你有两个同伴，这是你的执着处，所以不应该住。”无著说：“我本来就没有同伴，也没有其它留恋。”老人说：“你既然没有留恋，为什么请求住在这里？既有留恋请求，这难道不是同伴？”又问：“你带衣服没有？”无著回答：“受戒以来，随身常带衣钵。”老人说：“僧人不遇难，不能舍衣，好好去吧。”无著拜辞说：“现在有些疑惑，敢问大德，浊世众生，善根既轻且少，该怎么做就能得到解脱？”老人于是说偈道：“若人静坐一须臾，胜造恒沙七宝塔。宝塔毕竟化为尘，一念静心成正觉。”说完偈子，让童子送无著出。无著问童子说：“刚才主人所说的，

前三三与后三三，数字是多少？”童子说：“金刚背后的。”无著茫然无措。无著行礼告辞时，又问金刚窟在哪里。童子回手指着说：“这个是般若寺。”无著回顾，童子与寺都消失了。但见山色苍苍，长林郁郁，悲怆慕恋，彷徨了好久。忽然看到庆云四布，云上有圆光，好象悬着的镜子。众多菩萨影子，隐隐映在其中，另外有藻瓶、锡杖、莲花、狮子的形状。无著不胜悲喜，过了一个时辰才没有了。无著感慨，遂成一偈。偈说：“廓周沙界圣伽蓝，满目文殊接对谈。言下不知开何印？回头只见旧山岩。”说完偈，寻路到华严寺，一一叙述了这件事。以后，在金刚窟前站着去世。雪窦题诗说：“千峰盘曲色如蓝，谁谓文殊是对谈。堪笑清凉多少众，前三三与后三三。”

李靖射圣传：唐雁门太守李靖，其在京时，先亦尚释。后见僧犯非法，即怒，志灭其教。及任代，大废佛寺。因猎，纵马中台之野，见僧与妇共浴于池，靖大怒，援弓射之。望之，袒一肩，东南而去。追之数步，不及，追至真容院，见文殊、普贤二像，带其箭。靖乃悔泣，礼谢而去。

[译文]

唐朝雁门太守李靖，在京城长安时，最初也崇尚佛教。后因见到僧人做非法之事，发了怒，决心灭除佛教。等他出任代州太守，大废佛寺。一次因为打猎，纵马在中台之上，看见一个僧人与女人在一个池子里洗澡，李靖大怒，拉弓射他们。远远望去，只见他们袒露一只肩膀，向东南而去。追赶数步，没追上，追到真容院，只见文殊、普贤二像，肩膀上带着他的箭。李靖于是悔恨哭泣，作礼拜谢后离开。

神英入法华寺传：唐神英，沧州韩氏子，卯(guan)岁得度，操越松筠，志夺金石。及壮，依南岳神会大师，咨出世道。久之，一日谓英曰：“汝缘在北，清凉圣地，好建法



幢,勿滞此也。”英承诲北游,开元四年至台山,憩华严寺。一日斋后,独游西林,披云深入,忽睹一寺,额曰“法华院”。英既入巡礼。中有多宝佛塔一座,珠玉为饰,缥缈入云,龕室铃幢,不可称数,光明四达,烧诸天香。后有仁王殿,黄金为瓦,琉璃为壁,栋梁椽柱,悉是异宝。中设文殊形像,目发紺青身紫金色。其诸法堂僧舍,窈窕深邃,莫能遍探。僧仪光伟,各默不语。英念欲依清众修行,未知可否,叩问执事。执事可之,曰:“汝有衣钵,可即持来。”英回取衣钵,复寻其寺,了无所见,唯林木焉。英悲叹发愿,誓终于此,遂于其处,建法华院。今则破瓦颓垣,无复存者矣。

[译文]

唐朝神英,沧州韩氏子,少年时得度为沙弥,情操超过松竹,心志坚如金石。年轻时,依从南岳神会大师,学习出世道。好几年后,有一天神会对神英说:“你的缘法在北面,清凉山圣地,是你树起佛法旗帜的地方,不要停滞在这里。”神英听从教诲到北方,唐玄宗开元四年到台山,住在华严寺。一天斋饭后,独自游西林,穿过云雾深入山中,忽然看到一所寺院,匾额上写着“法华院”。神英进入寺院巡礼。看到院中有多宝佛塔一座,珠宝玉石装饰,缥缈入云,佛龕住室风铃宝幢,不可胜数,光明照耀四方,烧的是诸天之香。后面有仁王殿,黄金做瓦,琉璃做壁,栋梁椽柱,都是异宝。殿中设有文殊形像,眼睛头发天青颜色身体紫金色。法堂僧舍,弯曲深邃,不能一一走到。僧人形貌光明高大,各自沉默不语。神英心想依清众修行,不知行不行,叩问管事的。管事的允许后说:“你有衣钵,应该拿来。”神英返回去取上衣钵,又寻找法华院,什么也没找见,只有森林树木。神英悲叹发愿,誓终于此,就在那个地方,修建法华院。神英当年修建的法华院,现在已经是破瓦颓

垣,不复存在了。

道义入金阁寺传:唐道义,江东人。受业衢州龙兴寺。神清骨秀,风采动人。开元二十四年,与杭州僧普守,同游五台,于清凉寺挂囊。二人同访圣迹,东北行数里,道义自恨生逢季运,众圣隐伏,唯此台山,灵迹不泯。故洪纤隐显,咸露真机,金相玉毫,每出常境。尘劳既重,永隔圣真,如是思惟,忽增悲怆。遥空叩首,日夜忘疲,一心正念,物我兼忘。探寻数月,志行弥坚。二人同至南台西北岭畔,见一老僧,神采严峻,须发皓然,乘白象循岭而来。二人避路稽首,象行如风,倏然而过,举首杳然,莫知所向。适欲追寻,寒风骤起,归宿清凉寺。明日复寻岭上,见乘象老僧拄杖而来,谓义曰:“汝可速行,及中斋也。”义叩首曰:“师欲何往?”老僧曰:“太原韦尹家斋,汝勿远去,待回相邀。”义礼起不及瞻,遂远没焉。义与伴至斋所,果预僧食。义窃惊怪,谓伴曰:“此事切勿轻泄。”伴僧以为山境变怪,亦不介意。二人徐出僧堂,经行林中,伴僧前行,义念老人所诲,徐行待之。忽见童子,黄衫麻屨,自东林出。至道义前,合掌曰:“我名觉一,奉和尚命,请衢州义闍(she)梨吃茶。”义欲呼伴,望之不见,遂随童子。东北宛转百余步,忽见金桥。义即随登,举首望之,大寺一区,三门,堂殿僧舍垣墙,普皆金色。中有飞阁三层,金焰腾辉,眩神夺目。唯地乃碧琉璃成。义瞻仰不暇,六情眩乱,神志若失。即起志诚,称南无文殊师利菩萨,住心正念,神思乃定。即随童子入东厢第一院。见乘象老僧,坐金绳床,云:“闍黎来耶?”义具威仪(1),礼毕,长跪不起。老僧命童子扶起,设小座令坐。义问讯曰:“和尚赴斋,道路无难否?檀越至诚否?去路尚遥,还何速耶?”老僧答曰:“善哉闍黎,道路无难,檀越诚信,道本非远,返亦无速。”又问:“和尚,常说何法教人?”答曰:“春树弥陀佛,秋花观世



音。”又问：“此中为娑婆(2)耶，是净土(3)乎？”老僧以白拂击床一下云：“閼黎会么？”义云：“不会。”老僧云：“你不会的，为娑婆耶，是净土乎。”义云：“某甲适来游山，唯见丘陵草树，今见此处金玉楼台，是以净秽不决，圣凡莫辨。”老僧曰：“閼黎岂不见道，龙蛇混杂，凡圣同居。汝但分别见尽，圣凡安寄。”言毕，童子即将茶药与义啜，香美清奇，非世间味。食已，但觉诸根轻明。快乐无喻。茶毕，命童子引令参堂(3)，历十二院及大食堂，遍观圣众，或论法义，或坐默然，威仪穆穆，望之俨然，曾不知几百千众。参毕，道义私念同伴前去，不得参预圣会，出门欲召之。数步回首，即失其境。悲号蹠地，五内欲裂。伴僧寻至询之，具言所见，叹恨而归。后人于此地建金阁寺焉。

注释：

(1)威仪：威严之态度。谓起居动作皆有威德有仪则。即习称之行、住、坐、卧四威仪。

(2)娑婆：娑婆世界简称，意译忍土。即释迦牟尼进行教化之现实世界。此界众生安于十恶，忍受诸烦恼，不肯出离，故名为忍。又有诸佛菩萨行利乐时，堪受诸苦恼之义，表其无畏与慈悲。又译作杂恶、杂会。谓娑婆国土为三恶五趣杂会之所。此外，娑婆一词原指我人所住之阎浮提，后世遂成为一释迦佛所教化之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总称百亿须弥山世界为娑婆，并以释尊为娑婆世界之本师。

(2)净土：圣者所住之国土。无五浊垢染，故云净土。《大乘义章》十九曰：“经中或时名佛地，或称佛界，或云佛国，或云佛土，或复说为净刹、净首、净国、净土。”

(3)参堂：禅林之语。新戒之沙弥，初入僧堂也。此处意同参观。

[译文]

唐朝道义，江东人。出家在衢州龙兴寺。

道义生得神清骨秀，风采动人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，与杭州僧人普守，同游五台，住在清凉寺。二人同访圣迹，向东北走了数里。道义自恨生逢末法之时，众圣隐伏，只有五台山灵迹没有泯灭。所以大的小的隐的显的，都露出真如根机，菩萨金相玉毫，每在常境出现。尘世劳碌繁重，不能亲见菩萨真容，这样想着，忽然倍增悲怆。向着天空磕头，日夜不觉疲劳，一心正念，物我兼忘。探寻数月，心愿更加坚定。二人走到南台西北岭畔，看见一个老僧，神采严整高洁，胡子头发雪白，骑着白象沿着山岭走来。二人避在路旁稽首行礼，白象行走如风，倏然而过，抬头看时已经不见踪影，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正想追寻，寒风骤起，只好回清凉寺住下。第二天又到岭上寻找，只见骑象老僧拄杖而来，对道义说：“你要赶快走，能赶上中午斋饭。”道义叩首说：“师父要到哪里去？”老僧说：“太原韦尹家里设斋，你不要走远，等我吃过斋回来叫你。”道义行礼起来没来得及看，早就远远消失了。道义与同伴到了斋所，果然赶上僧人们吃饭。道义心里惊怪，对同伴说：“这件事千万不要轻易泄露。”同伴僧人以为是山里环境的变怪，并不介意。二人慢慢走出僧堂，从树林中穿过，同伴僧人在前面走，道义心里想着老人的教诲，慢慢走着等待。忽然看见一个童子，穿着黄衫麻鞋，从东面树林中出来。到道义面前，合掌说：“我名叫觉一，奉和尚命令，请衢州道义闍(she)梨吃茶。”道义想招呼同伴一齐去，张望一阵看不见，就跟着童子走。向东北宛转走了百余步，忽然看见一座金桥。道义跟着童子登上金桥，抬头望去，只见有所大寺院，三门、堂殿、僧舍、垣墙，都是金色。中间有座三层楼阁，上面火焰一样放射着金光，耀眼夺目让人昏眩。只有地面是碧琉璃铺的。道义瞻仰不暇，六神昏乱，神志好象都失去了。立刻极



其虔诚地口称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收心正念，神思才安定下来。就跟着童子进了东厢第一院。只见乘象的老僧，坐在金绳床上说：“闍黎来了？”道义按照僧人威仪，行完礼后，长跪着不起来。老僧让童子扶起他来，安排小座让他坐。道义问讯说：“和尚赴斋会，路上好走吧？施主是否很诚心呢？路程那么远，回来得怎么这样快呢？”老僧回答说：“善哉闍黎，道路无难，施主诚信，路本来就不远，返回来也用不着很快。”道义又问：“和尚常说何种佛法教人？”老僧回答说：“春天的树是弥陀佛，秋天的花是观世音。”道义又问：“这里是娑婆世界呢，还是佛圣净土？”老僧拿手中的白拂打了一下床说：“闍黎会吗？”道义说：“不会。”老僧说：“你不会的，是娑婆世界呢，还是佛圣净土。”道义说：“我刚才在这里游山，见到的只有丘陵草树，现在看到此处金玉楼台，所以净秽难决，圣凡莫辨。”老僧说：“闍黎难道没听说过这里是龙蛇混杂，凡圣同居。你只要分别见过，就能看出圣凡都安然安居。”话说完，童子就拿茶药给道义喝，香美清奇，不是人世间的味道。吃完，只觉得浑身轻明。快乐无法言喻。喝完茶，让童子引道义观看殿堂，走过十二个院子以及大食堂，遍观圣众，有的在论法义，有的默默坐禅，威仪穆穆，望之俨然，数不清有几百几千。参观完，道义私下想到同伴在前面走了，没能参预圣会，出门想叫他回来。走出数步回头看时，圣境不见了。号哭着以身扑地，五脏都要碎裂了。同伴僧人找到他询问，一一说了所见到的，叹息悔恨而归。后人于此地建了金阁寺。

李长者见圣授道传：唐长者李通玄，尝游五台，于善住院逢异僧，授以《华严》大旨。将晚，僧取别。长者曰：“天色既暮，师欲何适？”僧指北峰顶，其行飘然，若御风，长者追之不及。至夜，望峰顶，火光亘天，询寺

主，主以为野烧。长者念异僧适彼，此必神光，非火也。即曳杖而登，无敢随者。至顶，见火更炽，周方里许，视其中，树紫金幢，见先异僧坐其下，帝冠者，数百围绕，梵音雄朗，其语难解。长者心念，设我投中，得觐圣者，烧身无憾。即踊身投入，顿觉清凉，法喜无量。方趋前作礼，奄然忽空。长者即于是处，一坐三日，而后下山。至西谷口，见数童子，眼光外射，天衣飘飘，乘风而过。长者稽首，童子曰：“畴昔之夜，投身于吾师光中者，非子耶？”长者曰：“然。”即问曰：“仁者师为谁耶？”童子曰：“吾师妙德耳。”长者欲挽衣随之。童子曰：“汝宿愿弘经，何得忘却？”言已，杳然飞去。长者自念大士授旨，欲造论，释大经。见此地太寒，遂南徙孟阳之方山，凿岩为龕居之，造论。柏叶和枣作饼如钱，日食七枚，时称枣柏大士。口出光以代烛，尝感猛虎驮经，仙童汲水。论成四十卷，及《决疑论》并行于世。开元二十八年春，于方山石室，禅寂而化。

[译文]

唐朝长者李通玄，曾经游过五台山，在善住院碰到一个异僧，传授他《华严经》大旨。天快黑时，异僧告别。长者说：“天色已晚，师父要到那里去？”异僧指指北台顶，行走飘飘然，好象驾着风，长者追赶不上。到夜间，望见台上火光冲天，向寺主询问，寺主认为是野火。长者想到异僧到了那里，这必然是神光，不是野火。就拖着手杖登台顶，没有人敢跟随他。到台顶后，看到火光更加炽烈，方圆一里左右，看火光中间，只见立着紫金伞幢，先前那个异僧坐在伞幢下，有数百个戴皇帝冠冕的围绕着他，梵音雄朗，听不懂说些什么。长者心想，如果我投身其中，能见上圣人，烧死也不遗憾。随即踊身跳了进去，顿时感觉身心清凉，法喜无量。刚走上去行礼，忽然里边空无所有。长者就在那个地方，一坐三天，然后下山。



走到西谷口,只见好几个童子,眼中放光,天衣飘飘,乘风而过。长者稽首行礼,童子说:“那天夜里,投身在我师父火光中的,不就是你吗?”李长者说:“是的。”随即问说:“仁者的师父是谁?”童子说:“我师父是文殊菩萨。”长者想拉着衣服跟着走。童子说:“你过去世的誓言是弘扬佛经,怎么能忘了?”说完话,杳然飞走了。长者想起文殊菩萨传授的华严大旨,决心撰造经论,解释大经。见这里天气太寒冷,于是向南走到孟阳县的方山,在山岩上打洞住下来,撰写经论。柏树叶和上枣做下像铜钱一样大的饼,每天吃七枚,当时人称他枣柏大士。嘴里放出光来代替腊烛,曾经感应猛虎给他驮经,仙童为他打水。经论写成后有四十卷,和他的《决疑论》并行于世。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春天,在方山石室禅寂中逝世。

法云求慧传:唐牛云,雁门赵氏子,受质淳善,毁誉淡然。及就学,痴钝无记。年十二,父母送礼五台山华严寺净觉为师。拾薪汲水,初不惮劳。年三十六,诵习未能,众以其愚,呼为牛。云一日自恨愚质,久生何为。时方大雪,跣足礼台,一心持念文殊师利,愿求大圣,开决心眼。如是而行,寒不知衣,食不知味,内不知身,外不知物,唯圣是求。逢人即问文殊住处,既遍五峰,了无所见。至寺求食,其志增锐,如迷如醉。复至东台,见老人曝火。即叩问曰:“大德,文殊住何处?”老人云:“汝问他何为?”云曰:“我生愚钝,乞为开明。”老人云:“那羸颓百拙汉,汝不须见他好。”云以为狂,遂趣北台。既至,见先老人,拥雪而坐,心生稀有,以为真文殊也。趣前叩首,以冻馁驰困,倒地不起,口吐血团,忽若梦寐。见先老人语曰:“汝于往生,曾作法师,贪他利养⁽¹⁾,祕悞佛法,以是因缘,堕牛类中,愚无所知,偿他宿债。持法力故,今得人身。复预僧数。慳法余业,故无诵习。”老人即以铁如意钩,斫出心脏,令其

视之,宛如牛心。于天井洗涤复与安之,叱云:“起,起。”于是忽醒,无所痛恙。遍体汗流,更觅老人,竟不复见。但见祥云骤起,软风拂衣,仰视天际,圆光若镜,见先老人,坐莲花上,晃焉而没。法云从此,往世所持经论,宛然记忆,如获旧物。终身行道,如救头然。一夕绕育王塔,至三更,见白光如水,自北台连接鹫峰,中现天阁,宝色灿烂,额曰“善住”。时开元二十三年春,辞众而终。

注释:

(1)利养:以利养身也。《智度论》五曰:“是利养法如贼,坏功德本。譬如天雹伤害五谷,利养名闻亦复如是。坏功德苗令不增长,如佛说譬喻。如毛绳缚人断肤截骨,贪利养人断功德本,亦复如是。”

[译文]

唐朝法云,雁门赵氏子,本质淳厚善良,毁誉淡然。到上学时,记忆力痴钝。十二岁那年,父母送他拜五台山华严寺净觉为师。捡柴挑水,从来不嫌劳苦。三十六岁时,仍不能念经诵习,大家因为他的愚钝,称呼他为“牛”。有一天,法云自恨天性愚蠢,活着有什么意思。当时刚下了大雪,赤着脚巡礼各台,一心念着文殊师利,发誓恳求大圣,打开心眼。就这样走着,寒不知衣,食不知味,内不知身,外不知物,唯圣是求。逢人就问文殊菩萨住处,已经走遍五座台顶,还什么也没见到。到寺里要饭吃,志气更加坚定。如迷如醉又走到东台,看见有个老人在烤火。就叩问说:“大德,文殊住哪里?”老人说:“你问他想干什么?”法云:“我天生愚钝,请求他给我打开聪明。”老人说:“那个干瘦颓废百拙汉,你还是不见他的好。”法云认为他疯颠,于是赶到北台。到了北台后,只见先前那个老人,在雪地里坐着,心里生出稀有的想法,认为这才真是文殊。赶到面前磕头,因为又冻又饿奔走疲困,倒在地上起不来,嘴里吐血团,忽然好象做



梦。看见先前那个老人对他说：“你在前生，曾经是法师，贪图他人利养，暗地里慳吝佛法，因为这个因缘，堕入牛类中，愚无所知，偿还前世的欠债。因为保持法力的原因，今世得生人身。又到了僧人队里。因为慳法所余罪业，所以不能诵习。”老人就拿铁如意钩，挖出心脏，让法云看，宛然是颗牛心。在天上的井水里洗涤后又给他安上，喝叱他说：“起，起。”于是忽然醒过来，没感觉到疼痛，只是浑身流汗，再找老人时，竟不复见。但见祥云骤起，软风拂衣，仰视天际，圆光如镜，只见先前那老人，坐在莲花上，晃了晃消失了。法云从此以后，往世所记忆的经论，又全想起来了，好象找回失去的东西。法云终身行道，如救命一样。一天夜里绕着育王塔行道，到三更天时，只见白光如水，从北台连接灵鹫峰，白光中现出天上楼阁，宝色灿烂，寺门匾额是“善住”。当时是开元二十三年春，向众人告辞后去世。

法照入竹林寺传：唐释法照，不知何许人。大历二年，栖止衡州云峰寺，勤修不懈。于僧堂内粥钵中。忽睹五彩祥云，云内现山寺。寺之东北五十里以来，有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石门。入可五里，有寺，金榜题云“大圣竹林之寺”。虽目击分明，而心怀陨获。他日斋时，还于钵中五色云内，现其五台诸寺，尽是金地，无有山林秽恶，纯是池台楼观，众宝庄严，文殊一万圣众而处其中。又现诸佛净国。食毕方灭。心疑未决，归院问僧，还有曾游五台山已否？时有嘉延、昙晖二师言，曾到。言与钵内所见，一皆符合。然尚未得台山消息。暨四年夏，于衡州湘东寺，内有高楼台。九旬起五会念佛⁽¹⁾道场。六月初二日未时，遥见祥云弥覆台寺。云中有诸楼阁，阁中有数梵僧，各长丈许，执锡行道⁽²⁾。衡州举郭咸见，弥陀佛与文殊、普贤、一万菩萨，俱在此会，其身高大。见之者皆深泣血设礼，至西方灭。照其日晚，于道

场外，遇一老人告照云：“师先发愿往金色世界，奉觐大圣，今何不去？”照怪而答曰：“时难路艰，何可往也？”老人言：“但亟去，道路固无留难。”言讫不见。照惊入道场，重发诚愿：“夏满约往前，任是火聚冰河，终无退衄。”八月十三日，于南狱与同志数人，惠然肯来，果无阻碍。则五年四月五日到五台县，遥见佛光寺南，数道白光。六日到佛光寺，果如钵中所见，略无差脱。其夜四更，见一道光，从北山下来射照。照忙入堂内，乃问众云：“此何祥也？吉凶焉在？”有僧答曰：“此大圣不思議光。常答有缘。”照闻已，即具威仪，寻光至寺东北五十里间，果有山，山下有涧，涧北有一石门。见二青衣，可年八九岁，颜貌端正，立于门首。一称善财，二曰难陀。相见欢喜，问讯设礼，引照入门。向北行五里以来，见一金门楼，渐至门所，乃是一寺，寺前有大金榜，题曰：“大圣竹林寺”，一如钵中所见者。方圆可二十里，一百二十院，皆有宝塔庄严，其地纯是黄金，流渠花树，充满其中。照入寺，至讲堂中，见文殊在西，普贤在东，各据狮子之座，说法之音，历历可听。文殊左右菩萨万余。普贤亦无数菩萨围绕。照至二圣前作礼问言：“末代凡夫，去圣时遥，知识转劣，垢障尤深，佛性无由显现。佛法浩瀚，未审修行于何法门，最为其要？唯愿大圣，断我疑网。”文殊报言：“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时。诸修行门，无过念佛、供养三宝，福慧双修。此之二门，最为径要。所以者何？我于过去劫中，因观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养故，今得一切种智。是故一切诸法，般若波罗密、甚深禅定、乃至诸佛，皆从念佛而生。故知念佛诸法之王。汝当常念无上法王，令无休息。”照又问：“当云何念？”文殊言：“此世界西，有阿弥陀。彼佛愿力，不可思议。汝当继念，令无间断。命终之后，决定往生，永不退转。”说是语已，时二大圣各舒金手，摩照顶，为授记



别(3):“汝以念佛故,不久证无上正等菩提,若善男女等,愿疾成佛者,无过念佛。则能速证无上菩提。”语已,时二大圣互说伽陀。照闻已,欢喜踊跃,疑网悉除,又更作礼,礼已合掌。文殊言:“汝可往诣诸菩萨院,次第巡礼。”受教已,次第瞻礼,遂至七宝果园,其果才熟,其大如碗。便取食之。食已,身意泰然,造大圣前,作礼辞退。还见二青衣,送至门外,礼已,举头遂失所在,倍增悲感。乃立石记,至今存焉。

复至四月八日,于华严寺西楼下安止。泊十三日,照与五十余僧,同往金刚窟,到无著见大圣处,虔心礼三十五佛名,照礼才十遍,忽见其处广博严净,琉璃宫殿,文殊、普贤、一万菩萨,及佛陀波利,居在一处。照见已,惟自庆喜,随众归寺。其夜三更,于华严院西楼上,忽见寺东山半有五圣灯,其大方尺余。法祝言,请分百灯归一畔,更分如愿。重谓分为千炬,言讫便分千数。行行相对,遍于山半。又更独诣金刚窟所,愿见大圣。三更尽到,见梵僧,称是佛陀波利,引之入圣寺。语在《觉护传》(即《佛陀波利传》)

至十二月初,遂于华严寺华严院,入念佛道场,绝粒要期,誓生净土,至于七日七夜,正念佛时,又见一梵僧入乎道场,告云:“汝所见台山境界,何故不说?”言迄不见。照疑此僧,亦拟不说。翌日申时,正念诵次,复见一梵僧,年可八十,乃语照曰:“师所见台山灵异,胡不流布,普示众生,令使见闻。发菩提心,获大利乐乎。”照曰:“实无心秘蔽圣道,恐生疑谤故,所以不说。”僧云:“大圣文殊,现在此山,尚招人谤,况汝所见境界?但使众生见闻之者,发菩提心,作毒鼓缘耳。”照闻斯语,便随忆念录之。

时江东释惠从,以大历六年正月内,与华严寺僧崇晖、明谦等三十余人,随照至金刚窟所,亲示般若院立石标记。于时徒

众,诚心瞻仰,悲喜未已,遂闻钟声,其音雅亮,节解分明,众皆闻之,惊异尤甚,验乎所见不虚。故书于屋壁,普使见闻,同发胜心,共期佛慧。自后,照又依所见化竹林寺题额处,建寺一区,庄严精丽,便号竹林焉。又大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,照与弟子八人,于东台睹白光十数四。次有异云礧礧,云开见五色通身光,光内圆光红色,大圣文殊乘青毛狮子,众皆明见。乃霏微下雪,及五色圆光,遍于山谷。其同见弟子纯一、惟秀、归政、智远,沙弥惟英,优婆塞张希俊等。照后笃巩其心,修炼无旷,不知其终。绛州兵掾王士詹,述圣寺记云。(此传因旧志所载失实,故录《高僧传》三集《感通篇》文。)

注释:

(1)五会念佛:唐法照法师所创。以《无量寿经》上有“清风时发,出五音声。微妙宫商,自然相和”之文。故分念佛之调音为五番:第一会,平声缓念。第二会,平上声缓念。第三会,非缓非急念。第四会,渐急念。第五会,四字转急念(四字为阿弥陀佛,他皆六字名号)。每一会重数百遍,以五会为一周。

(2)行道:指排列成行以绕行礼拜。一般指绕佛、绕堂而言。古代印度礼法,凡遇尊敬礼拜之情形,则行右绕佛像或塔之礼法。通常右绕一周、三周、七周,乃至百千周。右绕之外,亦有左绕之说,然一般皆以右绕为常法。我国与日本,遇到各宗重要法会时,均有行道之举。除绕行佛殿内、堂内等,更一面散花、诵经或唱梵呗。

(3)记别:又作记别,即佛预记弟子成佛的事。

(4)毒鼓:比喻。毒鼓之声能杀人,以譬涅槃经所说佛性常住之声,能杀害众生之五逆十恶,使入于佛道也。鼓有二种:一天鼓,一毒鼓。对于五乘之机,各说五乘之教,彼等各信顺修行,得证果之益,故譬之于天



鼓,又如对于五逆十恶之众生,说佛性常住之大乘极致,彼等却为生诽谤,堕于无间,故譬之于毒鼓。但虽堕无间,而依此因缘,遂得灭五逆十恶,入于菩提之道。因而以此二鼓配于顺逆之二缘,天鼓譬顺缘,毒鼓譬逆缘也。如俗所谓忠言逆耳者,毒鼓之声也。

[译文]

唐朝释法照,不清楚是哪里人姓什么。唐代宗大历二年,住在衡州云峰寺,勤奋修行。在僧堂内粥钵里边,忽然看见五彩祥云,祥云里现出山上寺院。寺院的东北方向五十里处,有座山,山下有条溪涧,涧北有个石门,进入石门大约五里,有座寺院,金字题写寺名:“大圣竹林之寺”。虽然看得非常清楚,但心里认为是偶然现象。又有一天吃斋时,还是在粥钵中五色云里,出现五台山各寺院,都是金色地面,没有山林和其它杂物,纯粹是池台楼观,众宝庄严,文殊菩萨和一万圣众都在里边。又出现诸佛的净土。吃完饭才消失了。心中的疑惑不能放下,回到寺院问其他僧人,可有谁曾经游历过五台山?当时有嘉延、昙晖二个师父说曾经到过。他们说的五台山情形和粥钵中看见的,全部符合。然而还没有得到五台山的消息。到大历四年夏天,在衡州湘东寺,寺内有高大楼台。发起九十天五会念佛道场。六月初二日未时,远远看见祥云弥漫覆盖了楼台寺院。祥云中出现无数楼阁,楼阁中有好几个梵僧,都是身高一丈左右,手执锡杖行道。衡州城整个城外人们都看见了,弥陀佛与文殊、普贤、一万菩萨,都在这个会上,他们身体高大。见到的人都深受感动流泪设礼,到酉时才消失。这天傍晚,法照在道场外,遇到一个老人告诉他说:“师父你先前发誓要到金色世界,侍奉觐见大圣,现在为什么还不去?”法照感到奇怪,回答说:“时势多难路途艰险,怎么就能去呢?”老人

说:“只要赶快去,路上不会有什么困难。”话说完就不见了。法照惊奇地进入道场,重新发下誓愿:“过完夏一定前去台山,任凭它是火堆还是冰河,都不会后退。”八月十三日,在南狱约好同志数人,都痛快地答应同去,路上果然没遇到阻碍。在大历五年四月五日到五台县,远远望见佛光寺南面,有白光数道。六日到佛光寺,果然和粥钵中所见没有一点不同。这一夜四更天,只见一道白光,从北山射下来射到法照身上。法照慌忙进入堂内,问众人说:“这是什么祥瑞?是吉兆呢还是凶兆?”有个僧人回答说:“这是文殊菩萨的不思议光,常常惠顾有缘的人。”法照听到后,就整肃威仪,顺着光到佛光寺东北五十里的地方,果然有座山,山下有条溪涧,涧北有一石门。只见二个青衣童子,大约八九岁,颜貌端正,站在门外。一个自称善财,另一个是难陀。相见欢喜,问讯行礼,引法照进门。向北走了五里以后,看见一个金色门楼,渐渐走近门里,乃是一座寺院,寺前有个大金匾额,上面题着:“大圣竹林寺”,和粥钵中所见一模一样。寺院方圆有二十里,里边一百二十个院子,都有庄严宝塔,地面纯是黄金所铺,流水的渠开花的树,充满其中。法照进寺,到讲堂中,见文殊在西,普贤在东,各自坐在狮子座上,说法之音,历历可听。文殊左右有菩萨万余。普贤也有无数菩萨围绕。法照到二大圣前作礼问道:“我一个末法时代的凡人,离开佛祖的时代太久了,知识变得更加浅劣,尘垢的障碍尤其深重,所以佛性没法显现。佛法浩瀚,不知道修行哪个法门,最是要紧?只希望大圣,能断决我的疑网。”文殊回答说:“你现在念佛,正是时候。各种修行法门,没有超过念佛的。供养三宝,福慧双修。这两个法门,最是直截重要。为什么这样呢?我在过去劫中,因看佛的原因,因念佛的原因,因供养的原因,现在得到一切种种



智慧。所以说一切诸法,般若波罗密、甚深禅定、乃至诸佛,都是从念佛而生。所以知道念佛是诸法之王。你应当常念无上法王,不要停息。”法照又问:“应该念些什么?”文殊说:“这个世界的西面,有个阿弥陀佛。这个佛的愿力,不可思议。你应该继续念下去,不要间断。命终以后,一定往生净土,永不退转。”说完这些话,当时二大圣各自舒展金手,为法照摩顶,给他预记成佛的事,说:“你因为念佛的原因,不久就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,那些善男善女们,希望很快成佛的,没有什么能超过念佛能速证无上菩提的。”说完话,当时二大圣互说偈语。法照听到后,欢喜踊跃,疑网全部消除,又再一次行礼,行完礼合掌。文殊说:“你可以到各个菩萨院,顺着次序巡礼。”法照受完教诲,依次瞻礼,于是到了七宝果园,那里的果实刚熟,像碗一样大。就摘下来吃,吃完后,身心舒泰。回到大圣前,作礼辞退。返回来见到二个青衣童子,送到门外,互相行完礼,抬头失去了所在,倍增伤感。于是立碑记下这事,碑至今还存在着。

到四月八日,在华严寺西楼下安住。十三日这天,法照与五十多个僧人,一同去金刚窟,走到无著见大圣处,虔心礼诵三十五佛的名字,法照刚礼诵十遍,忽见那个地方宽敞广大庄严寂净,琉璃宫殿里,文殊、普贤、一万菩萨以及佛陀波利,都在一起。法照看见后,心里深感庆喜,随着众僧回寺。这一夜的三更天,在华严院西楼上,忽然看见寺东山的半腰有五盏圣灯,一个个有一尺多大。法照祈祷说:请分成一百盏灯归到山的一畔,于是如愿分成百盏。又说分成千盏,话说完便分成千盏,行行相对,布满山腰。又一次独自一人到金刚窟,希望见到文殊菩萨。三更时走到金刚窟,看见一个梵僧,自称是佛陀波利,引法照进入圣寺。这些话记载在《觉护传》(即《佛陀波利传》)

到十二月初,就在华严寺华严院,进入念佛道场,绝食定下期限,发誓往生净土,这样过了七天七夜,正念佛时,又见一个梵僧进入道场,告法照说:“你所看见的台山境界,为什么不向别人说?”说完话就不见了。法照怀疑这个僧人,还是打算不说出去。第二天申时,正念诵中间,又看见一个梵僧,年纪大约八十,对法照说:“师父所见的台山灵异,为什么不宣传出去,普示众生,让他们听到后。发菩提心,获大利乐呢。”法照说:“我实在没有隐蔽圣道的心事,只是恐怕生出疑谤,所以不说。”梵僧说:“大圣文殊,现在就在此山,尚且招人疑谤,何况你所见的境界?只是要使众生听到后,发菩提心,作毒鼓缘。”法照听到这些话,便凭着记忆记录下来。

当时有江东僧人惠从,在大历六年正月间,与华严寺僧崇晖、明谦等三十余人,随同法照到金刚窟,亲自看般若院立石标记。当时这些人,诚心瞻仰,或悲或喜还没结束,接着就听到钟声,音声很亮,节奏分明,众人都听到了,更加感到惊异,验证到所见不虚,所以在屋壁上写下来,普遍让人们见到,一齐发起胜心,共同期待佛慧。从这以后,法照又在所见化竹林寺题额处,建立寺院一座,庄严精丽,就叫竹林寺。又大历十二年九月十三日,法照与弟子八人,在东台看见白光四次。接下来有异云叆叇,云开后看见五色通身光,通身光内有红色圆光,大圣文殊乘坐青毛狮子,众人都看得分明。一会儿飘起微雪,雪花中映照着五色圆光,遍满山谷。与法照共同见到的有弟子纯一、惟秀、归政、智远,沙弥惟英,优婆塞张希俊等。法照后来坚定地巩固心志,修炼从来没有停止,后不知所终。这是绛州兵掾王士詹《述圣寺记》上说的。(此传因旧志所载失实,故录《高僧传》三集《感通篇》文。)